

## 粵語動詞後綴“親”的三個框式結構

葉家輝

香港中文大學

### 提要

一般認為，粵語動詞後綴“親”表示動作一發生，便會引起某種後果。本文認為其實“親”表示起始變化義和全稱量化義，這兩個語義密不可分。基於框式結構的理論考慮，以及來自量化轄域、主賓語不對稱、“凡親”的證據，本文進一步論證“親”可由主語下的句法位置，顯性／隱性中心語移位至主語上的句法位置，較低的“親”與“一”、“次次”組成框式結構，較高的“親”與“凡”組成框式結構。

### 關鍵詞

動詞後綴“親”，“凡”，框式結構，中心語移位

### 1. 引言

粵語動詞後綴“親”有二，其一表示不如意的蒙事，如“我嚇親”（我嚇到了），為變化類後綴；另一表示動作一發生便會引起某種後果，如“郁親就痛”（一動就痛），為量化類後綴（鄧思穎 2015）。本文以後者為研究對象。

過往文獻對“親”的討論不少，具代表性者如詹伯慧（1958）、張洪年（1972）、Matthews & Yip（1994）等，他們認為“親”表示動作一經發生，馬上會引起某種後果，並有“每當”的意思。<sup>1</sup>但是，這些文獻多側重在描寫“親”整句的語義，而沒有獨立地測試“親”本身的語法限制，從而把“親”本身的句法語義特點描述清楚。此外，過往文獻雖然留意到“親”與“一”、“次次”常常一起出現，甚至組成框式結構（黃詠文 2015）；但沒有注意到“親”與“凡”具密切關係，兩者不但可以共現，“親”甚至可以黏附在“凡”上：

- (1) 凡（係）抹香鯨死親，我都好傷心。（凡是抹香鯨死，我都很傷心。）
- (2) 凡親（係）抹香鯨死，我都好傷心。（凡是抹香鯨死，我都很傷心。）

---

<sup>1</sup> 其他提及“親”的文獻包括：袁家驊等（1960, 2001），林蓮仙（1963），高華年（1980），梁潔英（1980），Yue-Hashimoto（1993），植符蘭（1994），李新魁等（1995），張雙慶（1996），白宛如（2003），麥耘、譚步雲編（2011），鄧思穎（2015），黃詠文（2015），Lee（2017）。

本文旨在探討“親”的語法特點及其與前置成分“凡”、“一”、“次次”的關係。以下第2節先交代“親”的基本語法特點，歸納“親”具有起始變化義和全稱量化義；然後在第3節討論“親”與“凡”、“一”、“次次”所組成的三個框式結構的異同，並討論衍生的理論問題；最後在第4節提出“親”的中心語移位方案，並在第5節總結。

## 2. “親”的基本語法特點

本節先交代“親”對謂詞沒有音節要求，然後藉謂語搭配歸納“親”的兩個核心語義：起始變化義和全稱量化義，並指出“親”的量化轄域包含主語。

### 2.1. “親”對謂詞沒有音節要求

“親”除了可黏附在單音節謂詞外，也可黏附在雙音節謂詞，如(3)的“鍾意”和(4)的“發表”：<sup>2</sup>

(3) 鍾意親嘅女仔都係大過我的姐姐（凡是我喜歡的女孩子都是比我大的姐姐）

（LIHKG 討論區，2018/5/6）

(4) 而佢哋發表親啲乜嘢理論都一定要搵啲證據嚟驗證吓個理論係咪真（而他們一發表些甚麼理論都一定要找些證據來驗證一下那個理論是不是真的）

（維基百科：統計學，最後更新：2019/7/12）

### 2.2. “親”的起始變化義

本小節測試“親”的謂語事件（eventualities；Vendler 1967, Smith 1997）搭配，歸納“親”具有起始變化義。“親”可與“活動”（activity）、“完結”（accomplishment）、“達成”（achievement）這三類謂語事件搭配，分別如(5)的“食烏冬”（無界賓語，故為活動類）、(6)的“上去”、(7)的“見”：

<sup>2</sup> 一位匿名審稿人認為“親”傾向與單音節謂詞搭配，並舉出“??抹香鯨出世親，我就好開心”、“??學生畢業親，佢都好開心”二例。然而，“出世”和“畢業”可能不是複合詞，而是短語（或保守地說，與典型的述賓式複合詞如“關心”有差異），如動詞後綴“咗”也只能黏附在“出”、“畢”後，不能黏附在整個“出世”、“畢業”後：

(i) ??抹香鯨出世咗      抹香鯨出咗世      （抹香鯨出生了）

(ii) ??學生畢業咗      學生畢咗業      （學生畢業了）

- (5) 平時食親烏冬都係去萬豚屋（平常每次吃烏冬都是去萬豚屋）  
（Instagram, 2017/2/25）（活動）
- (6) 上親去都係不斷開會、演講（每次回內地都是不斷地開會演講）  
（立場新聞, 2017/7/1）（完結）
- (7) 大家亦好少搵到程度喺中間嘅人：見親一係識一係唔識（大家也很少找到程度是中間的人：每次見到要麼會要麼不會）  
（阿擇無聊日記：再講學語言, 2016/3/31）（達成）

形容詞往往表示“狀態”（state）謂語事件，“親”能與形容詞搭配，如（8）的“熱”。然而“熱親”卻不能加上程度副詞“好”（=（9）），顯示“熱親”不屬於狀態類，而應理解為達成類，指“我”從原來性狀變化到熱的性狀，不表示靜態。

- (8) 我熱親就流汗。（我一熱就流汗。）（梁潔英 1980: 318）
- (9) \*我好熱親就流汗。

以上顯示，“親”只能與“活動”、“完結”、“達成”相配，不能與“狀態”相配。前三者具有起始點，而“狀態”則沒有起始點。本文認為這反映了“親”具有起始變化義，表示從無到有、從原來狀態到現有狀態、從未開始到開始的變化；在句法上，則體現為要求謂語事件帶有起始點。（10）、（11）支持上述說法：

- (10) a. 地球每次自轉都要用一日。（地球每次自轉都要用上一天。）<sup>3</sup>  
b. ??地球自轉親都要用一日。
- (11) a. 佢頭先已經飲緊奶，依家飲完奶就肚痛。（他剛才已經在喝奶，現在喝完奶就肚子痛。）  
b. \*佢頭先已經飲緊奶，依家飲親奶就肚痛。

（10）中，“每次”能與沒有自然起始點的事件（如地球自轉、公轉）配搭，“親”卻不能。此外，“親”字句可表示某一事件完成後引起相應後果（詹伯慧 1958，張雙慶 1996 等），也就是“親”應該可以與“完”互換。但（11）顯示，如果“親”黏附謂語的事件（“飲奶”）此前已經進行中，也就是已經開始了，句子便不合法；“完”則沒有這種限制。<sup>4</sup>這進一步佐證“親”表示起始變化的語義。

<sup>3</sup> 換成“次次”，不太自然：“?地球次次自轉都要用一日”，但與（10b）相比，仍算可以接受。

<sup>4</sup> 一位匿名審稿人認為“親”能黏附在已經進行中或開始了的事件的謂語，並舉出（iii）為例：  
（iii）佢以前飲開牛奶，但依家飲親就肚痛。（他以前常喝牛奶，但現在一/每次喝奶就肚子痛。）  
然而，（iii）的“開”表示慣常義，並不是進行體。慣常義“開”牽涉對多個事件的量化（Lee 2012），不針對單一事件。因此，（iii）前句的“喝牛奶”與後句的“喝牛奶”事件並非同一事件，後句“喝牛奶”不是已經進行中或開始了的事件，故此其謂語可為“親”所黏附。

### 2.3. “親”的全稱量化義

本小節測試“親”的主語、謂語搭配，歸納“親”具有全稱量化義。第2.2.節提到的起始變化義並不能解釋“親”的所有謂語搭配，如(12)的“死”屬“達成”類謂語事件，具起始點，卻不能與“親”搭配：

(12) ?? 佢死親都好慘。(他每次死都很慘。)(鄧思穎 2015: 112)

“死”是不能重複的事件，鄧思穎(2015)認為“親”表達對事件次數的全稱量化，因此不能與表示一次性事件的謂語搭配。Lee(2017)也持相似觀點，她認為“親”表示對情景(situations)的全稱量化。

本文同意“親”具全稱量化義，並作出兩點補充：一、“親”對量化對象沒有存在性預設(existential import)；二、“親”的量化轄域包括前句主語。先交代第一點。條件句(13)具有一次性解讀：

(13) 聽住！唔好入嚟吓，入親嚟我隊冧條女！（聽著！不要進來，一進來我就殺掉這女人！）  
(《龍咁威》，2003)

“一進來我就殺掉這女人”只能發生一次；同理，(12)去掉“親”後，命題“他死得很慘”也只能發生一次。但(12)不合法，(13)合法。這是因為(12)前句“佢死親”表示的事件不可重複；而(13)前句“入親嚟”表示的事件可重複，只不過後句謂語逼使整句理解為一次性。亦即，前句表達的事件無論實際上發生多少次——可能零次(=(13))、可能一次——只要可重複發生，前句便可出現“親”。這與“次次”不同，“次次”具有存在性預設，(13)的“親”不能換為“次次”：

(14) ?? 次次入嚟我隊冧條女！（每次進來我就殺掉這女人！）

文獻多把“親”的語義描述為習慣性，即動作有規律、有條件地重複出現(林蓮仙 1963, Matthews & Yip 1994, 白宛如 2003, 麥耘、譚步雲編 2011)。(13)、(14)的對比顯示“親”不表示習慣性，而表示全稱量化。

然後討論第二點。本文發現，“親”的全稱量化對主語敏感(sensitive)。(15)、(16)是最小對比對，謂語同樣是“死”，(15)不可出現“親”，(16)卻可以：

(15) ?? 阿明死親，我就好傷心。(小明每次死，我就很傷心。)

(16) 抹香鯨死親，我就好傷心。(凡是抹香鯨死，他就很傷心。)

(15)的主語是有定(definite)的“阿明”，是單數；而(16)的主語是光桿類指(generic)的“抹香鯨”，可以多於一隻。這很好理解：“阿明死”只能發生一次，而“抹香鯨死”能發生多於一次，因此(15)不能說，(16)能說。可見，“親”對主語要求只限於：當謂語為一次性事件時，主語須為複數。<sup>5</sup>這種特性最好理解為“親”的量化轄域包括主語，並有(17)作旁證：

- (17) a. ?? 佢咁次次死都有全屍。  
b. 次次佢咁死都有全屍。(每次他們死都沒有全屍。)

“次次”同樣表示全稱量化，當放在主語後時，轄域只包括謂語“死”，不能接受；但當放在主語前，轄域包括複數主語“佢咁”，便能接受了。

綜以上所述，“親”對謂詞沒有音節要求，並具有起始變化義和全稱量化義，這兩種語義，密不可分，缺一不可(黃詠文 2015)。<sup>6</sup>

### 3. “親”與前置成分“凡”、“一”、“次次”

本節描述“親”與不同的前置成分“凡”、“一”、“次次”共現時，呈現不同的語法特點，然後分析“親”與這些前置成分組成框式結構，並討論由此衍生的理論問題。

#### 3.1. “親”與前置成分共現的語法特點

本小節描述“親”與不同的前置成分“凡”、“一”、“次次”共現時，呈現量化轄域的不同和主賓語不對稱現象。第一、“親”的量化轄域按前置成分不同而有所不同，如(18)至(20)所示：<sup>7</sup>

<sup>5</sup> 此處多提供一對改自真實語料的最小對比對((v)原文帶粗口字眼，略經刪改)：

(iv) ?? 佢叫親 Anson / Victor / Oscar 都係披著毒毒嘅皮。

(他每次叫 Anson / Victor / Oscar 都是假裝不善交際。)

(v) 男人叫親 Anson / Victor / Oscar 多數都係披著毒毒(嘅皮)

(男人凡是叫 Anson / Victor / Oscar, 多是假裝不善交際) (Facebook, 2016/11/15)

<sup>6</sup> 黃文認為“親”的“緊接性”(與“一”共現)和“習慣性”(與“次次”共現)兩種語義密不可分，本文不認同“親”具“緊接性”，“親”、“一”實際上表示起始變化義(“一”見第3.2.節)，“習慣性”也應該描述為全稱量化義。不過，雖然本文與黃文在具體語義內容上有分歧，但在兩種語義缺一不可這點上保持一致。

<sup>7</sup> 連同筆者在內，語感經三位母語者核實。

(18) 凡 (係) 抹香鯨死親, 我都好傷心。(凡是抹香鯨死, 我都很傷心。)

(19) ?? 抹香鯨一死親, 我就好傷心。

(20) ?? 抹香鯨次次死親, 我都好傷心。<sup>8,9</sup>

當“親”與“凡”共現時, 轄域高於主語, “抹香鯨死”能發生多次, 句子能說; 與“一”、“次次”共現時, 轄域則限於謂語, “死”表示一次性事件, 句子不能說。<sup>10</sup> 但如果把(19)、(20)的“抹香鯨”放在賓語位置——即謂語內, “親”轄域便可包括“抹香鯨”, 句子便能說:

(21) 次次死親抹香鯨, 我都好傷心。<sup>11</sup>

(22) 一死親抹香鯨, 我就好傷心。

第二、“親”與“凡”共現時, 沒有主賓語不對稱現象; 與“次次”共現時, 則呈現主賓語不對稱現象。首先, “親”與“凡”共現時, 主語和賓語都可以是全稱解讀的“自由項”(free choice items, 見 Giannakidou & Cheng 2006); 與“次次”共現時, 只有賓語可以是自由項, 但主語不能:

(23) a. 凡 (係) 邊個寫親禁書都有得入境。(凡是誰寫禁書都不能入境。)

(主語)

b. 凡 (係) 佢寫親邊類書都有得入境。(是他寫甚麼書都不能入境。)

(賓語)

<sup>8</sup> 兩位匿名審稿人都指出, 這句不好是因為“抹香鯨”有可能不是類指, 而是有定解讀, 指特定一條鯨魚。但光桿名詞雖然在普通話可具有定解讀, 在粵語卻不能接受 (Cheng & Sybesma 1999):  
(vi) \* 狗想過馬路。(狗要過馬路。)  
(Cheng & Sybesma 1999: 511)

換言之, (20)的光桿名詞“抹香鯨”不能具有定解讀。而且, 如果把“抹香鯨”換為複數的有定成分如“佢哋”, “親”和“次次”的對立仍然存在:

(vii) 佢哋死親都有全屍。(凡是他們死都沒有完整屍體。)

(viii) ?? 佢哋次次死都有全屍。(他們每次死都沒有完整屍體。)

<sup>9</sup> 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次次”在主語前時, 語感會較好。見註腳 18 的討論。

<sup>10</sup> 有些人可能懷疑(20)不能說並不值得奇怪, 因為(20)沒有“親”時, 句子也不能說(= (ix))。但(19)沒有“親”時, 句子能說(= (x)), 可見與不同前置成分共現時, “親”的轄域會有所不同。

(ix) ?? 抹香鯨次次死, 我都好傷心。

(x) 抹香鯨一死, 我就好傷心。

<sup>11</sup> 謝謝匿名審稿人提供本句。

- (24) a. \* 邊個次次寫親禁書都有得入境㗎啦。<sup>12</sup> (主語)  
b. 佢次次寫親邊類書都有得入境。 (賓語)

此外，“親”與“凡”共現時，主語和賓語都可以形成關係小句 (relative clause)；與“次次”共現時，只有賓語可以形成關係小句，主語不能：<sup>13</sup>

- (25) a. 凡 (係) 寫親禁書嘅人都係讀書人。(凡是寫禁書的人都是讀書人。) (主語)  
b. 凡 (係) 佢寫親嘅書都係禁書。(凡是她寫的書都是禁書。) (賓語)  
(26) a. \* 次次寫親禁書嘅人都係讀書人。<sup>14</sup> (主語)  
b. 佢次次寫親嘅書都係禁書。 (賓語)

以上語法特點的異同，總結在 (27)：

(27) “親”與不同前置成分共現時呈現的語法特點：

前置成分	量化轄域？	主賓語不對稱？	
		全稱解讀自由項	關係小句
“凡”	包括主語	不是	不是
“一”	不包括主語	N/A	N/A
“次次”	不包括主語	是	是

### 3.2. “親”的三個框式結構

本小節分析“親”與前置成分“凡”、“一”、“次次”組成三個框式結構：

<sup>12</sup> 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這句可以接受。筆者徵詢了另外兩位香港粵語母語者的意見，他們都一致認為不能接受。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這句的“邊個”理解為疑問詞，句子便能接受：

(xi) 邊個次次寫親禁書都有得入境？(誰每次寫禁書都不能入境？)

<sup>13</sup> “一”並不適用於自由項和關係小句測試。前句有“一”時，後句副詞須為“就”，不能是“都”，與(23)、(24)的句式不同。“一”也不能組成關係小句，無論是主語還是賓語：

(xii) ??一寫禁書嘅人就冇得入境。

(xiii) \* 佢一寫嘅書就係禁書。

<sup>14</sup> 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這句可以接受。如果“次次”位於根句，而非關係小句，句子能說：

(xiv) 次次呢，[寫親禁書]嘅人都係讀書人。

但如果加上限定詞“嗰啲”(那些)，強逼“次次”出現在關係小句，句子顯然不能說：

(xv) \* 嗰啲[次次寫親禁書]嘅人都係讀書人。

(28) 凡 (係) 佢哋打親機都俾人鬧。(凡是他們打電玩都被人罵。)

(29) 佢哋一打親機就俾人鬧。(他們一打電玩就被人罵。)

(30) 佢哋次次打親機都俾人鬧。(他們每次打電玩都被人罵。)

按框式結構理論 (鄧思穎 2006, 2007), 前後置成分須符合以下條件, 才是框式結構: 一、語義相近; 二、可以共現; 三、呈現局部性條件 (locality condition)。黃詠文 (2015) 已按此論證“親”分別與“一”、“次次”組成框式結構, 此處不贅。不過, 本文認為“親”表示起始變化義, 而非黃文認為的緊接性; 而且, 黃文也沒有提及“凡”。因此, 以下將先交代“一”也表示起始變化義, 與“親”語義相近; 並論證“親”與“凡”組成框式結構。

首先, 前置成分“一”表示起始變化, 與“親”語義相近。雖然文獻多描述“一”為表示兩種事件的緊接出現、甚或條件關係, 但其實大部分文獻都把“一……就”句作為一個整體討論 (呂叔湘主編 1999, 邢福義 2001, 2002, 黃伯榮、廖序東 2002, Matthews & Yip 1994 等), 而非孤立地考察“一”。殷志平 (1999) 認為動詞前的“一”是指明了動作行為、狀態變化起始點的體標記; 如此, “一”的語義表示起始變化。“一”不能與沒有起始點的事件配搭, 佐證了上述說法: 本來表示“狀態”的形容詞與“一”相配, 只表示“達成”, 如 (31) 的“紅”; 又如 (32) 中, “緊”黏著謂語後表示未完整體 (imperfective), 事件沒有起始點, “一”不能與之共現; 此外, “自轉”沒有自然起始點, (33) 的接受度很差。<sup>15</sup>

(31) 啲花一 (\*好) 紅就有香味。(那些花一 (很) 變紅就有香味。)

(32) 佢 (\*一) 上緊堂就唔聽電話。(他 (一) 正在上課就不接電話。)

(33) ?? 地球一自轉就要用一日。(地球一自轉就要用上一天。)

其次, “凡”與“親”一樣, 都表示全稱量化義。《現代漢語詞典》列“凡”和“凡是”為副詞, “總括某個範圍內的一切”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

<sup>15</sup> 一位匿名審稿人認為 (xvi) 的“一”不表起始變化, 而是“每當”。本文同意 (xvi) 句有“每當”的意思, 但不同意“每當”的意思來自“一”。試比較沒有“一”的最小對比對 (xvii): (xvi) 呢間酒樓一母親節就排長龍 (這間酒家一到母親節就排很長的隊) (xvii) 呢間酒樓母親節就排長龍 (喇喇) (這間酒家到母親節就排很長的隊) (xvi) 強調從其他日子變化為母親節後, 顧客便大排長龍, 但在其他日子則未必; 而 (xvii) 則沒有強調起始變化的意味。而且, 無論有沒有“一”, (xvi)、(xvii) 都有“每當”的意思, 顯示“一”的語義貢獻並非“每當”, 而是起始變化。



室 2012: 356)，呂叔湘主編（1999: 198）也認為“凡是”是副詞，用在主語前，表示“在一定範圍內沒有例外”。粵語的“凡（係）”表示相似意義。

“凡”的轄域包括整句小句，如（34）。“凡”是句子層次的狀語（*sentential adverbial*），處於主語之上的位置。

(34) 凡（係）[抹香鯨浮起嚟]都好震撼。（凡是抹香鯨浮上來都很震撼。）

因為“凡”的句法位置比主語高，因此對謂語沒有限制，如（35）沒有起始點的狀態“好紅”。而且“凡”就像“親”，也對主語敏感，如（36）、（37）的對立。

(35) 凡（係）啲花好紅都有香味。（凡是花很紅都有香味。）

(36) 凡（係）抹香鯨死，我都好傷心。（凡是抹香鯨死，我都很傷心。）

(37) ??凡（係）佢死，我都好傷心。（凡是他死，我都很傷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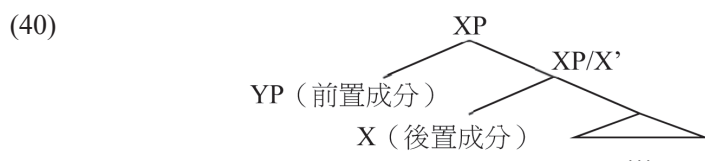
“親”與“凡”都表示全稱量化義；能夠共現；呈現局部性條件，須位於同一小句，如（38）的從屬小句和（39）的關係小句。因此“凡……親”是框式結構。

(38) 佢呢，因為（\*凡係）鍾意玩，所以（凡係）考親試都唔溫書。（他呢，因為（凡是）喜歡玩耍，所以（凡是）考試都不溫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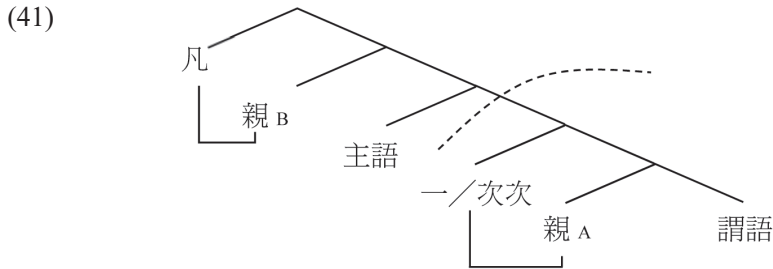
(39) 我（\*凡係）識得佢嗰個 [（凡係）考親試都考第一嘅] 細佬。（我（凡是）認識他那個（凡是）考試都考第一名的弟弟。）

### 3.3. “親”框式結構的理論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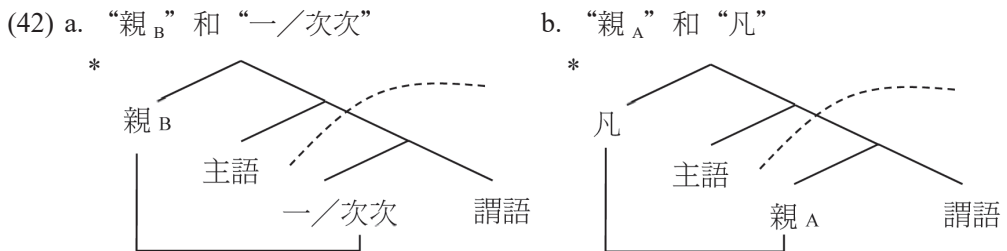
本小節討論“親”與“凡”、“一”、“次次”組成框式結構的理論問題。第3.1.節提到，“一／次次……親”的量化轄域不包括主語，而且呈現主賓語不對稱現象；“凡……親”的量化轄域包括主語，沒有主賓語不對稱現象。驟眼看來，這是因為“一”、“次次”的句法位置低於主語，限制了“親”的轄域；而“凡”的句法位置高於主語，沒有限制“親”的轄域。這個解釋雖然直覺上合理，但如果仔細考慮框式結構的定義，便會發現理論問題。框式結構要求前後置成分組成同一短語，前置成分是指定語（*specifier*）或附接語（*adjunct*），後置成分是中心語（*head*）（鄧思穎2006, 2007）：



因此，如果“親”既能與“一”、“次次”組成框式結構，又能與“凡”組成框式結構，這意味著“親”必須具有兩個句法位置。暫把較低者稱為“親<sub>A</sub>”，較高者稱為“親<sub>B</sub>”：<sup>16</sup>



請注意，框式結構理論不允許前後置成分分屬兩個短語，即(42)的兩種結構：<sup>17</sup>



故此，“一”、“次次”限制了“親”的轄域只是表象，事實上“親<sub>A</sub>”的句法位置本來就較低，量化轄域不包括主語；<sup>18</sup>而與“凡”組成框式結構的“親<sub>B</sub>”句法位置較高，量化轄域包括主語。以上是基於框式結構的理論考慮，那麼，有沒有實質證據支持“親”有兩個位置？兩個“親”性質有沒有不同？如何在生成句法學框架下分析兩個“親”的關係？以下將回應這些問題。

#### 4. “親”的句法位置與中心語移位

本節論證“親”具有兩個不同的句法位置，並提出“親”只會基礎生成在較低的位置，經中心語移位（head movement）來到較高的位置。

<sup>16</sup> “親<sub>A</sub>”、“親<sub>B</sub>”只是一種描述性的標籤，不代表本文認為兩個“親”是不同的詞項。

<sup>17</sup> 按鄭兆邦（2015）的框式結構增補原則，框式結構不必組成同一短語，但前置成分必須統領（c-command）後置成分。按此，（42b）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42a）仍然不為理論所容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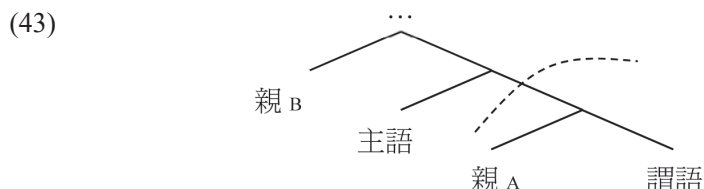
<sup>18</sup> 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次次”在主語前時，語感會較好：

(xviii) 次次抹香鯨死親，我都好傷心。

這正好支持本文的分析。當“次次”的句法位置在主語上，便可以與“親<sub>B</sub>”組成框式結構。（xviii）的“親”句法位置較高（=“親<sub>B</sub>”），量化轄域包括主語，句子因而合法。

#### 4.1. “親”的兩個句法位置

本小節論證“親”句法位置既可在主語下（親<sub>A</sub>），又可在主語上（親<sub>B</sub>）：



論據一來自量化轄域。普遍認為量化轄域與句法位置具有對應關係，如果量化詞轄域包括主語，句法位置便高於主語。(44)的“親”量化轄域包括主語，因此“親”的句法位置在主語上，是“親<sub>B</sub>”；而不能是在主語下的“親<sub>A</sub>”。<sup>19</sup>

(44) 抹香鯨死親<sub>\*A/B</sub>，我就好傷心。 (重複(16))

(45)、(46)是關鍵的最小對比對。“一”獨用合法，但與“親”共現則不合法：<sup>20</sup>

(45) 抹香鯨一死，我就好傷心。 (重複註腳 10(x))

(46) ?? 抹香鯨一死親<sub>A/\*B</sub>，我就好傷心。 (重複(19))

這顯示(46)的不合法度並非來自“一”本身，而是因為“親”與“一”組成框式結構時，“親”只能是位置較低的“親<sub>A</sub>”，量化轄域只包括了一次性事件“死”，因此不能說。假若(46)的“親”是句法位置較高的“親<sub>B</sub>”，句子應像(44)般能說。

論據二來自主賓語不對稱現象。“親”與“次次”組成框式結構時，主語不能是自由項、不能組成關係小句；而與“凡”組成框式結構時，主語可以是自由項、可以組成關係小句。這表示“親<sub>A</sub>”、“親<sub>B</sub>”的分別不只在於量化轄域，還有句法位置不同（在主語上還是主語下）而導致的句法差異。

論據三來自“凡親（係）”。“親<sub>B</sub>”可直接黏附在“凡”上，線性次序（linear order）比主語前，如來自真實語料的(47)、(48)：

<sup>19</sup> 但線性次序上，“親”卻在主語後。這可用隱性移位解決，見第 4.2 節。

<sup>20</sup> 連同筆者在內，語感經三位母語者核實。

- (47) 凡親老婆有活動，Jason 都會請假支持老婆。（凡是老婆有活動，Jason 都會請假支持老婆。）（離教者之家，2016/6/16）
- (48) 凡親中國嚟嘅店員，完全唔記得自己喺德國，一開口就華語。（凡是中國來的唐員，完全不記得自己在德國，一開口就說華語。）（MO's notebook 4G 黃世澤的筆記簿，2019/3/31）

#### 4.2. “親”中心語移位

本小節提出“親”只有一個基礎生成位置“親<sub>A</sub>”，較高句法位置的“親<sub>B</sub>”是由“親<sub>A</sub>”中心語移位生成。首先，“親<sub>B</sub>”位置在主語上，理應對謂語的時體特徵不再敏感，就像“凡”（見第3.2.節）。但“親<sub>B</sub>”跟“親<sub>A</sub>”一樣都不能與沒有起始點的事件搭配，無論“親<sub>B</sub>”黏附在謂詞，還是與“凡”組成“凡親”，都不能與（49）、（50）的“好紅”、“自轉”搭配。如果“親<sub>B</sub>”是由“親<sub>A</sub>”的位置移位上去，保留了“親<sub>A</sub>”的謂語限制，便可解釋（49）、（50）為何不合法。

- (49) 凡（\*親<sub>B</sub>）啲花好紅（\*親<sub>B</sub>）都有香味。
- (50) 凡（??親<sub>B</sub>）星球自轉（??親<sub>B</sub>）都要用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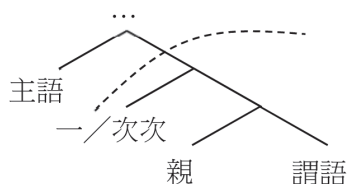
其次，“親<sub>A</sub>”、“親<sub>B</sub>”不能共現。<sup>21</sup>如果它們基礎生成於不同位置，我們期望“親<sub>A</sub>”、“親<sub>B</sub>”能夠共現，甚至出現多重框式結構。（51）可見，兩個“親”不能共現，也不能組成多重框式結構。

- (51) \* 凡親<sub>B</sub> 讀書人（次次 / 一）寫親<sub>A</sub> 禁書就 / 都有得入境。  
 \* 凡係讀書人 次次寫親<sub>AB</sub> 禁書都有得入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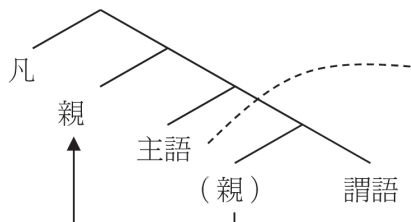
既然兩個“親”具備一樣的謂語限制，而且不能共現，很可能它們是同一個“親”。“親”必須於較低位置生成，如不移位，便是“親<sub>A</sub>”，與“一、次次”組成框式結構；如移位，便是“親<sub>B</sub>”，與“凡”組成框式結構，如（52）示。

<sup>21</sup> 不能共現也同時說明“凡親”的“親”不是滿足雙音節要求的音韻操作，支持這個“親”是移位而來。感謝鄧思穎教授指出這點。

(52) a. “一／次次……親”



b. “凡親……” / “凡……親”



移位可以是顯性的 (overt)；也可以是隱性的 (covert)，即在邏輯形式 (Logical Form) 中移位。前者會組成“凡親……”如 (53)，後者會組成“凡……親”如 (54)。

(53) 凡親 (係) 抹香鯨死，我都好傷心。 (重複 (2))

(54) 凡 (係) 抹香鯨死親，我都好傷心。 (重複 (1))

這樣的分析，預測“凡親”後必須是小句或含關係小句的複雜名詞，不能是簡單名詞。因為“親”必須在謂語的位置生成 (親<sub>A</sub>)，而簡單名詞內沒有謂語，不能生成“親”，更無所謂移位到主語上組成“凡親”。(55) 驗證了上述說法：

(55) a. ?? 凡親抹香鯨都好大隻。

b. 凡 (係) 抹香鯨都好大隻。(凡是抹香鯨體型都龐大。)

同時，這樣也預測了“凡”只要和“一／次次……親”框式結構處於不同小句，兩者便能共現，就如 (56) 這樣的例子；但“凡親”不能，因為“親”已經被“次次”“霸佔”形成框式結構，不能移位，只能停留在謂語位置，如 (57)。<sup>22</sup>

(56) 凡 (係) [阿明次次打親機都鬧佢] 嘅人都係為佢好。(凡是 [小明每次打電玩都罵他] 的人都是為了他好。)

(57) \* 凡親 [阿明次次打親機都鬧佢] 嘅人都係為佢好。

<sup>22</sup> 以下 (xix) 句“凡”與“次次……親”處於不同小句，但句子仍然不能說。這不動搖本文的預測，因為“親”是第三類詞綴 (鄧思穎 2018)，後頭需要另一小句才能完句，但“都係禁書”是陳述根句主語的謂語，不能“拯救”“親”。

(xix) \* 凡 (係) 佢次次寫親嘅書都係禁書。(凡是他每次寫的書都是禁書。)

## 5. 結語

本文探討了粵語量化類動詞後綴“親”的語法特點及其與前置成分“凡”、“一”、“次次”的關係。實證方面，本文歸納了“親”的兩個核心語義：起始變化義及全稱量化義，並發現“親”與不同前置成分共現時，呈現不同的語法特點。理論方面，本文提出“親”可由較低的句法位置中心語移位至較高的句法位置，較低的“親”與“一”、“次次”組成框式結構，較高的“親”與“凡”組成框式結構。

中心語移位方案除了可解釋“親”的語法特點外，還令我們思考是否適用於粵語的其他動詞後綴。一些動詞後綴有同形近義的用法，例如“住”，既可為動詞後綴，又可以是句末助詞（張洪年 1972），如（58）；甚至是“梗”，既可為動詞後綴，又可以是副詞，如（59）。中心語移位方案是否可以解釋這些同形近義的用法，有待進一步研究。

- (58) a. 你做住啲嘢先。（暫時你先做點事。）                      （張洪年 2007[1972]: 205）  
       b. 咪斟茶畀佢住。（先別給他倒茶。）                      （張洪年 2007[1972]: 205）
- (59) a. 佢死梗。（他一定會死。）  
       b. 佢梗會嚟。（他當然會來。）

## 鳴謝

本文部分內容來自本人的本科專題研究論文，衷心感謝鄧思穎教授的指導。本文曾發表於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第二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2017年12月8日至9日），感謝會上李行德教授、鄒嘉彥教授（按英文姓氏序）提出有用意見及當時的與會者。此外，必須感謝陳樞嵐、李梓明、黃學輦（按英文姓氏序）與本人進行有益討論。兩位匿名審稿人給予了不少具啟發性的意見，特此致謝。當然，文中錯漏與以上諸位無關。

## 參考文獻

- Bai, Wanyu (白宛如). 2003. *Guangzhou Fangyan Cidian* 廣州方言詞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Cheng, Lisa Lai-Shen &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06. Yueyu kuangshi xuci jieyou de jufa fenxi 粵語框式虛詞結構的句法分析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2. 16–23.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07. Yueyu kuangshi xuci de jubuxing he duochongxing 粵語框式虛詞的局部性和多重性 In Hongnian Zhang (張洪年),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 Xionggen Chen (陳雄根) (eds.), *Dishi 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262–276.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 商務印書館.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8. Yueyu dongci houzhui yu wanju wenti 粵語動詞後綴與完句問題 In Daan He (何大安), Yumin Yao (姚玉敏), Jingtao Sun (孫景濤), Zhongmin Chen (陳忠敏) & Hongnian Zhang (張洪年) (eds.), *Hanyu yu Hanzangyu Qianyan Yanjiu: Ding Bangxin Xiansheng Bazhi Shouqing Lunwenji* 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 686–696.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Gao, Huanian (高華年). 1980.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 商務印書館.
- Giannakidou, Anastasia & Lisa Lai-Shen Cheng. 2006. (In)definiteness, polarity, and the role of wh-morphology in free choice. *Journal of Semantics* 23. 135–183.
- Huang, Borong (黃伯榮) & Xudong Liao (廖序東). 2002. *Xiandai Hanyu, zengding sanban* 現代漢語 (增訂三版) 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Huang, Yongwen (黃詠文). 2015. Yueyu xuci de duochong kuangshi jiegou: yi “qin” wei li 粵語虛詞的多重框式結構——以“親”為例 *Zhongguo Yuwen Tongxun* 中國語文通訊 94(2). 75–82.
- Lee, Peppina Po-lun. 2012. *Cantonese particles and affixal quantific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 Lee, Peppina Po-Lun. 2017. Quantification in Cantonese. In Denis Paperno & Edward L. Keenan (eds.), *Handbook of quantifiers in natural language* (Volume II), 61–111.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Li, Xinkui et al. (李新魁等).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廣州方言研究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Liang, Jieying (梁潔英). 1980. Guangzhouhua de “qin” zi 廣州話的“親”字 *Fangyan* 方言 4. 317–318.
- Lin, Lianxian (林蓮仙). 1963. Yueyu dongci ciwei xuzi yongfa de tantao 粵語動詞詞尾虛字用法的探討 *Chongji Xuebao* 崇基學報 2(2). 181–191.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99. *Xiandai Hanyu Babai Ci, zengding ben* 現代漢語八百詞 (增訂本)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Mai, Yun (麥耘) & Buyun Tan (譚步雲) (eds.). 2011. *Shiyong Guangzhouhua Fenlei Cidian*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 商務印書館.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n.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Xing, Fuyi (邢福義). 2001. *Hanyu Fuju Yanjiu* 漢語複句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Xing, Fuyi (邢福義). 2002. *Hanyu Yufa Sanbaiwen* 漢語語法三百問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Yin, Zhiping (殷志平). 1999. Dongciqian chengfen “yi” de tantao 動詞前成分“一”的探討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116–121.
- Yuan, Jiahua et al. (袁家驊等). 1960. *Hanyu Fangyan Gaiyao* 漢語方言概要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Yuan, Jiahua et al. (袁家驊等). 2001. *Hanyu Fangyan Gaiyao*, dier ban 漢語方言概要 (第二版)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Yue-Hashimoto, Anne.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Paris: CRLAO.
- Zhan, Bohui (詹伯慧). 1958. Yuefangyanzhong de xuci “qin, zhu, fan, mai, tian” 粵方言中的虛詞“親, 住, 翻, 埋, 添”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119–122.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zengding ban*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增訂版)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ang, Shuangqing (張雙慶). 1996. Xianggang Yueyu dongci de ti 香港粵語動詞的體 In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143–160.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Zheng, Zhaobang (鄭兆邦). 2015. *Xianggang Yueyu dongci qianhouzhi chengfen de jufa yuyi guanxi* 香港粵語動詞前後置成份的句法語義關係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exue boshi lunwen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 Zhi, Fulan (植符蘭). 1994. Guangzhou fangyan de yuzhui 廣州方言的語綴 In Zhouyao Shan (單周堯) (ed.), *Diyi 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145–163. Xianggang: Xiandai Jiaoyu Yanjiushe Youxian Gongsi 香港: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12. *Xiandai Hanyu Cidian*, diliu ban 現代漢語詞典 (第六版)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Thre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of Cantonese Verbal Suffix *Can*

Ka-Fai Yip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It is suggested that Cantonese verbal suffix *-can* indicates that whenever an action is taken, a result will subsequently happe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deed, *-can* expresses inchoative aspect and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With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quantification scope, subject-object asymmetry and *faan-can*,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it is further shown that *can* may undergo (c)overt head movement across the subject: the unmoved *-can* locates below the subject, forming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with *jat* ‘once’ and *cici* ‘every time’ respectively; the moved *-can* locates above the subject, forming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with *faan* ‘every’.

### Keywords

verbal suffix *-can*, *faan*,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head movement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電郵地址：kafaiyip@cuhk.edu.hk

收稿日期：2019年4月30日

接受日期：2019年9月5日